

#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余达淮 李克明 吴 静

**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伦理关系的实质。围绕着资本这条主线,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三个方面的异化关系,即:从资本与其支配者的关系来说,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从资本与所有者的关系来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从资本与交换者的关系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不可避免。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主义 道德批判

余达淮,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员 210098

李克明,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10098

吴 静,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10098

对马克思主义及其道德学说西方学者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一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不是严整的科学,他的思想是道德化的,宣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一是如宋巴特所说,“在马克思主义中没一点儿伦理学,而只有经济的规律性。”<sup>[1]</sup>两种观点实际上都隐含着偏见:前者抹杀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科学价值,后者尽力消除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体现着经济学的根本属性即政治经济学的属性。事实上,无论在对资本生产的动态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分析中,还是在相对静态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货币、分工、协作、竞争、机器或科学应用的生产力理论等经济范畴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严密科学论证当中,对资本主义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政治批判、文化批判、道德批判。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包括: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质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13BZX082)、江苏省社科重大基金(15ZD001)阶段性成果。

[1][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也引用此话暗中攻击马克思学说没有革命意义。

无产阶级道德的损害及其后果,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与人的异化关系,资产阶级道德原则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信用、服务等道德范畴批判,资本主义政治伦理、婚姻伦理、经济伦理批判等。本文论述以下三个部分,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无产阶级道德的损害及其后果,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与人的异化关系。

##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无产阶级道德的损害及其后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是过去一切生产方式中最有生产效力的,但它本质上包含着生产关系的对立,也就同时包含着生产的界限,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而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样的社会经济运动揭露了“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sup>[1]</sup>。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撇开流通的全部过程以及在交换价值这一基础上产生的极其复杂的商业和货币交易——是最节省已实现的劳动,即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sup>[2]</sup>

资产阶级在通过资本增殖获得财富的同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指责工人阶级的道德堕落。“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sup>[3]</sup>对此,恩格斯反驳说:“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谁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sup>[4]</sup>“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sup>[5]</sup>恩格斯批判道,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眼中所谓无产阶级的道德堕落,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

恩格斯指出,这种所谓的道德堕落其实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道德损害。其原因也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尽管他们不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sup>[6]</sup>至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道德损害的后果,马克思有过这样一段话:“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7]</sup>而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页,第74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3][4][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第443页,第442页,第594页。

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sup>[1]</sup>恩格斯归结道:“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sup>[2]</sup>

## 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伦理批判,最初是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开始的。马克思一开始就发现国民经济学的一个隐蔽的前提,即私有制的合法性的前提。马克思像普鲁东、西斯蒙第和其它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反对这个前提,但同时他也反对普鲁东将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全部归结为道德关系。尽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马克思是将私有财产和异化放在一起分析的,但其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却不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伦理批判,而是受恩格斯的启示,将其对私有制的批判建立在一种自为活动的现实基础之上。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制度下人类的生存状况。他说,“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sup>[3]</sup>马克思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片面性问题:“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们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sup>[4]</sup>由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sup>[5]</sup>马克思认为,必须积极地扬弃私有制,“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6]</sup>这将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sup>[7]</sup>,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sup>[8]</sup>。进而,“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更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sup>[9]</sup>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审视。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是纯粹人类道德生活关系,而是私人利益。而“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相互排斥的原子”<sup>[10]</sup>。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把与人性的准则相反的天然的、冷酷无情的准则即私人利益准则捧上宝座,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是人性的,反而更加远离了人性。所以,他提出应该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sup>[11]</sup>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而社会的利益是要使每一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所以,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必然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直接对立。恩格斯嘲笑资产阶级道:“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的动机出发,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应存在对立

[1][2][3][4][5][6][7][8][9][10][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第564页,第189页,第190页,第190页,第189页,第190页,第190页,第191页,第94页,第72页。

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sup>[1]</sup>

在以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开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私有制造成的人的片面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在私有制下的不平等的伦理命运是由资产阶级占有无偿劳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必将造成人的片面性的进一步扩大。然而,马克思同时辩证地分析了私有制对工人道德的积极因素。早在1847年12月写的《工资》这篇手稿中,马克思专门列出一节谈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机器、自由竞争、世界市场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建立新社会创造出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就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个最不道德的方面来说,也包含积极因素:一、封建宗法的东西消失了,金钱成为人们之间的唯一联系;二、旧社会的一切关系脱去了神圣外衣,一切高尚的如艺术等均成了交易对象;三、生产力得到发展,使未来社会的劳动变得轻松;四、工人摆脱了对封建关系的依附,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钱了<sup>[2]</sup>。可见,私有制造成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伦理关系的对立最终将导致新的伦理关系的产生。

### 三、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与人的异化关系

实际上,围绕着资本这条主线,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三个方面的异化关系。

#### 1. 从资本与其支配者的关系来说,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

在《第一手稿·异化劳动》当中,马克思对“异化的人”的伦理特性作了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1)“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sup>[3]</sup>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创造物之间形成了一种敌对的社会伦理关系。(2)“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毁。”<sup>[4]</sup>所以,劳动的异化表达了劳动者这样的伦理命运:社会劳动是他首先确保自身生存的手段,而决不是创造性活动的满足。(3)“异化劳动,由于①使自然界,②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sup>[5]</sup>(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東西,也都适用于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sup>[6]</sup>

在归结了生产者作为异化的人的四个方面的伦理特质之后,马克思提出了问题:“如果说劳动产品对我说来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同我相对立,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sup>[7]</sup>紧接着他作了这样的回答:“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sup>[8]</sup>这个统治人的

[1][3][4][5][6][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第157页,第159页,第162页,第163-164页,第164页,第16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59-660页。



人就是资本家。资本家与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一对重要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家是工人不自由的前提。马克思在这个论断中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对资本家与工人的经济关系的精确的、伦理的描述,而且联系着这种关系作为具有独特性质的生产方式的具体现实,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对抗的伦理关系结构,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批判打下了基础。

## 2. 从资本与所有者的关系来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在论述了劳动者的异化后,马克思还指出,作为统治人的资本家,其在“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当中也是异化的,就像教士异化为上帝的代表,从而掩灭了自己的人性一样,资本家拥有了资本,自以为成了社会的统治者,并可以为所欲为,却忘记了,他实际上只是资本的人格化,是以自己的意识和行为履行资本的某种职能。资本家在使工人的劳动异化的同时,也使自己异化了。他放弃了自己做人的本质活动——劳动,从而将自己异化为物的工具和手段,而他们本人也因此丧失了真正的自由与价值。

在对资本家的经济伦理特性的描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即人是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sup>[1]</sup>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马克思逐渐强化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命题。人的现实伦理特质即是对自然特质的超越。所谓人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化,就是说任何人都不仅仅属于自己,还属于他人,群体。就资本家而言,他是“人格化的资本”<sup>[2]</sup>,资本不是物,不是物的天然属性,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资本要想在生产中实现增殖,就必须有一定的人对它关心,承担它的运转,实现它的增殖,就是使人成为资本的化身和代表,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人格化,“资本不人格化,就没有灵魂。”<sup>[3]</sup>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忠实地、有效地执行了自己的职能,也正是在他自愿地把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异化为资本的意志和意识,将自己的行为全部纳入资本运行的轨道时,资本家开始了自己的异化。

首先,是资本家人的本质的异化。他要将人的本质属性中的人性这个因素,交给资本,去执行物的资本所不能行使的人的职能。这样,不仅资本家的劳动异化了,而且他的需要和交往也被异化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完成的、恰好使他同工人相区别、相对立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sup>[4]</sup>

第二,资本家是资本拜物教的体现者和崇拜者。资本拜物教,作为一种扭曲了的生产关系,作为对这种关系的歪曲的反映,首先体现于资本家身上,而资本家也自觉地痴迷于这种物统治人的宗教狂热。马克思指出:“以资本家的形态而存在的过去劳动和价值的独立化和人格化,构成资本实质的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此外,工人就他作为客体化的存在来说不过转化为物质劳动能力,转化为商品,转化为资本生产性的(源泉)——所有这一切,都不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果,而是相反,社会生产关系倒表现为作为生产过程各特殊要素的上述各种东西和劳动之间的物质关系的结果。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实质上具有特征的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像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意识,而这些东西由于流通过程本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5页,第4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3]宋希仁:《商品交换中的伦理关系——〈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身的变形和变态而完成了。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是资本本身的这种运动。他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他在意识中也还是怎样的。”<sup>[1]</sup>

第三,资本家之间因资本之间的冲突,而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资本的增殖欲是无限的,而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间的竞争又是相当激烈的。小至两个企业,大至若干资本集团,甚或国家之间,总是在相互猜疑、敌视,乃至斗争中交往着。有时是和平共处,从经济上争利益,有时则爆发战争,将工人的劳动再异化成战火,以工人的生命换取资本的增殖。资本家在相互的对立中又统一着,结合为一个阶级,这是他们共同利益的表现。而作为一个阶级,又是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这是更大范围的对立。

### 3. 从资本与交换者的关系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不可避免

从交换的角度来看,资本是商品和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是货币发展的高级形式。从表面上看,资本就体现为商品和货币,但是,资本绝不仅仅是一种物,绝不是作为产品的物本身,也不是作为金钱的金银或纸币本身,而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体现在商品和货币之中的劳动与劳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又是人们在交换过程中实现的。

正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的依赖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人类主体性的基本状况。由于交换价值成为目的,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这是个人通向现实社会的唯一通道。并且,交换价值又必然从一般等价物发展到货币。马克思在分析即将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时指出:“货币在这里首先表现为目的本身,商品交易和交换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sup>[2]</sup>相对于过去那种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关系,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经过交换中介的物化(颠倒)就不可避免。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sup>[3]</sup>这样,颠倒和物化就发生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sup>[4]</sup>

马克思指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象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sup>[5]</sup>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关系的悲剧现实,在强大的经济力量面前,个人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于成为物的奴隶,成为社会生产实现利润的工具。

[责任编辑:平 啸]

[1][2][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第455页,第51页,第5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页。